

Primo  
Levi



COSÌ FU AUSCHWITZ

TESTIMONIANZE 1945-1986

## 这就是奥斯维辛

1945—1986年的证据

[意] 普里莫·莱维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著  
沈萼梅 译

# Primo Levi

COSÌ FU AUSCHWITZ  
TESTIMONIANZE 1945-1986

这就是奥斯维辛  
1945—1986年的证据

[意] 普里莫·莱维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著

[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编

沈萼梅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 年的证据 / (意) 普里莫·莱维, (意)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著; (意) 法比奥·莱维, (意)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编; 沈萼梅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86-7451-3

I. ①这… II. ①普… ②莱… ③法… ④多… ⑤沈… III. ①纪实文学-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486 号

COSÌ FU AUSCHWITZ (THIS WAS AUSCHWITZ)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2015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 年的证据

著 者：〔意〕普里莫·莱维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编 者：〔意〕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译 者：沈萼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092 mm 1/32

印 张：10

字 数：162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451-3

定 价：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编者按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

《这就是奥斯维辛<sup>1</sup>》一书,是以《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开始的,它是遵照那个前战俘营的苏联指挥部的请求,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和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于1945年春天在卡托维兹<sup>2</sup>拟写的;次年,此文本用意大利语以较长的篇幅发表在都灵的《医药智慧女神》医学杂志上。随着这篇早先的证据的发表,我们接着按时间顺序,搜集了从1945年至1986年跨度为41年的一组来源不同的资料:其中有登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有纳粹战犯临时审判时所做的证词(这里,重又听到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与其朋友普里莫·莱

---

1 奥斯维辛(Auschwitz),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小镇奥斯维辛附近建立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其中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和莫诺维茨是三个中心营区。(如无特别注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卡托维兹(Katowice),波兰南部城市,位于西里西亚省。

维同时发声),以及从在集中营幸存者中享有威望的莱维那里获得的一些官方文本。大部分文本都是由普里莫·莱维亲自撰写,他还关注文本的出版发行。然而,关于他给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证词,我们掌握的不少抄写本却是由别人誊写的,未经他本人审核。最后,还有些文本(这从书后的《文本的信息》部分可以看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

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 目 录

编者按	1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001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 囚犯号为 174517 的普里莫·莱维	
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033
证词	043
有关莫诺维茨的证词	047
审判霍斯的声明	055
起诉霍斯的证词	059
被囚禁的一位难友的证明	065
周年纪念	071
揭发约瑟夫·门格勒大夫	077
给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的回信	085
都灵的奇迹	091



德国纳粹党的时代	095
审判艾希曼的证词	101
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107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117
审判波斯哈默尔的声明	131
犹太人的遣送	135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指控波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143
普里莫·莱维指控波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151
审讯波斯哈默尔之证词	159
集中营的欧洲	171
这就是奥斯维辛	177
政治放逐犯	185
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	193
在奥斯维辛的一个秘密防卫组织	199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205

追忆一个好人	211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217
附录	223
文本的信息	291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  
集中营的医疗卫生  
机构的报告

（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



通过不少集中营前囚犯所提供的逼真的资料和诸多报告，对于德国人为杀绝欧洲犹太人所建立的那些灭绝人性的场所究竟为何物，也许已无人不晓，对于他们在那里所犯下的可耻暴行，也不再有人置若罔闻。在为期一年的囚禁中，我们也曾是那些恐怖行径的见证者，并多次成为其受害者。然而，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那种恐怖，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意大利公布一份报告，这是我们曾经向苏联政府呈交的报告，当时我们是应卡托维兹集中营苏联指挥部的请求而拟写的，那里曾囚禁过前意大利囚犯。临近 1945 年 1 月底，我们被苏联红军解放后，也是在这座集中营受到接待。我们在这里全面补充了那份报告，因为当初我们的报告是专门写莫诺维茨集中营里的医疗服务设施和功能的，莫斯科政府要求所有同样从其他集中营被解放出来的各国医生也做出类似的报告。

\* \* \*

1944 年 2 月 22 日，我们 650 名犹太人，男女老少乘坐一列火车从卡尔比镇（属摩德纳市）的佛索利<sup>1</sup>集中营出发。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已超过 80 岁，最幼小的是一名三个月大的

---

1 佛索利（Fossoli），意大利中北部摩德纳城外卡尔比镇的一个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曾在那里设立一个集中营。

吃奶的婴孩。许多人是病号，而且有些人病情严重：一位70岁的老人，在出发前没几天突发脑溢血，但照样被押送上火车，死在旅途中。

列车全由运载牲口的闷罐车皮组成，从外面关闭车门；每节车皮装载五十多个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随身带着尽量多的行李箱，有一位在佛索利集中营当雇员的德国上士，曾经提示过我们得备够厚衣服——毛衣、被子、皮衣等，因为我们将被带往气候比意大利要冷得多的国度里，那位德国上士说话时的神情亲切又真诚。他脸上挂着一丝仁慈的笑容，还眨巴一下眼睛讥讽地补充说，如果有人身上藏有金钱和首饰，最好也捎上，因为在那里肯定会用得上。大部分启程的人都上了当，听信了那位德国上士一番暗藏玄机的话；有极少数的人，情愿把自己的东西托付给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一些平民百姓；最后是一些被捕时都没来得及准备换洗衣服的人，他们只穿着身上仅有的衣服就上了路。

从佛索利集中营到奥斯维辛的旅程持续整整四天。路途十分艰辛，首先是因为天气寒冷，尤其在夜晚的时辰里，寒气逼人，一清早甚至会发现车皮内横穿的金属管道都结了冰，那是车厢里的人呼出的气遇冷凝结而成。另一种煎熬就是口渴，因为囚犯们就靠那每天只停一次车的片刻时间，下车用收集的雪水解渴，当列车停靠在开阔的荒野里时，囚犯被允许在许多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极其严密的监视下，从车皮下来，士兵们随时会朝任何远离列车企图逃跑的囚犯扫射。

就在列车短暂的停车时间内，士兵按车厢逐个分发食

物——面包、果酱和奶酪，但从来不发水，也没有其他饮料。睡眠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因为大量的行李箱和包裹堆满车厢的地面，无法让人在舒适的位置躺下休息；所以，每个囚犯只能满足于蜷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勉强凑合。车皮的地面总是潮湿的，都没人设法弄些稻草铺上。

列车刚抵达奥斯维辛时（那大约是1944年2月26日晚9<sup>点</sup>），车厢很快就被许多手持警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清空，难友们被迫把手提箱、包裹、被子等物件沿着车皮放下。人群当即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有95人被编入这一组；第二组是女子，也都是年轻的——人数不多，只由29人组成；还有第三组，这一组是人数最多的，有孩子、体弱多病者和老人。当前面两组人分别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三组应该就被直接押送去比尔克瑙<sup>1</sup>的毒气室了，他们当天夜里就被屠杀了。

第一组被带往莫诺维茨，那里设有一个集中营，行政上属于距离约八公里外的奥斯维辛管辖，它约于1942年年中建立，目的是为建造隶属于法本化工集团<sup>2</sup>的“布纳工厂”提供劳动力。化工集团接纳10000至12000名囚犯，尽管通常它只能容纳7000至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只有相当少量的囚犯是一些德国和波兰的罪犯，还有波兰的

---

1 比尔克瑙（Birkenau），建于1940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拥有毒气室。

2 法本化工集团（I. G. Farbenindustrie），于1925年建立，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其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战后被同盟国勒令解散。

“政治犯”和“破坏分子”。

“布纳工厂”被指定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合成汽油、染色剂以及其他的煤炭副产品，其厂房占有一片约 35 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盘。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个入口处，就在离犹太人的集中营仅几百米的地方，那里全被高大的通电铁丝网围着，关押英国战俘的一个集中营则靠近工业园区，与它相距不远，而不同国家的平民劳工则在其他较远的营地。附带说一下，“布纳工厂”的生产线从未启动运营过：开工的日期最早定在 1944 年 8 月，后因飞机轰炸，以及波兰民工的破坏而一再延迟，直到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

因此，莫诺维茨是个典型的劳动营（Arbeits-lager）：每天早晨，营地的全体劳工——除了病人和少数内部的工作人员之外——都排成齐整的正方形队列，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或欢快的小曲，前往劳动的地点。有些劳工队的干活地点距离营地有六七公里远，他们往往得加快行进的步伐赶路，几乎是跑步前往。出发去干活之前或放工回来之后，每天都得在劳动集中营的一个特定的操场上举行点名仪式，无论天气如何，所有的囚犯都得在那里排成整齐的正方形队列站立着，时间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等。

由 95 名男子组成的第一组人员刚一抵达营地，就立马被带到消毒室，所有的成员都得马上脱光衣服，身上的毛发被一次性地统统剃光：头发、胡须、身上的茸毛等在剪子、剃须刀以及其他刀具下迅速落下。随后，他们都被带至淋浴室，在那里得一直被关到次日清晨。他们又累又困，饥肠辘辘，



口干舌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诧不已，为自己即将面临的未来忐忑不安，然而，更加令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亲人们的命运，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就骤然被野蛮地强行分开了。从淋浴室管道滴落下来的水在地面流淌，他们内心隐含着悲怆，他们怀着不祥的预感，不得不在满地的积水中站立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将近6点钟时，他们被迫用一种“来苏儿”消毒液在身上喷洒一阵，然后再用热水冲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被分发了营地的囚服。为了换上衣服，他们得从消毒室出来，往另一间大屋子走去，可他们因刚冲过澡，身上还湿淋淋的，出来时都得光着身子在雪地上行走。

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犯在冬天的全部行装，包括一件上衣、一双拖鞋、一顶便帽和一件条纹厚大衣、一件衬衣、两条厚布内裤、两块裹脚布、一件毛衣和一双大木屐。许多裹脚布块和内裤，显然是用褙褙（thaled）——犹太人祈祷时通常用来搭在身上的圣洁的大斗篷——裁剪而成的，那是从某些犹太放逐犯的行李箱里发现后，经过裁剪而用来当裹脚布和内裤的，以示对其信仰之蔑视。

到4月了，虽然寒冷有所缓解，但尚未解冻，厚衣服和毛衣却都被收了回去，裤子和上衣全换成单薄的，也都是条纹的，只是在将近10月底时，才再次分发冬天的衣服。不过，1944年秋天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原先穿过的厚衣服和外衣已经破旧不堪，根本没法再穿了，于是，囚犯们就不得不像夏天的月份里那样穿着单衣，应对1944年至1945年的寒冬，唯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件呢子